

季軍

魔法藥

趙雪盈

如果有一種魔法藥喝下去便可找到真愛，但是喝得太多——會死，你喝不喝？

※ ※ ※

地球上某國度某角落裏，有條闊五米的長斜坡。

長斜坡由一塊塊長方形淺灰色的石板拼合而成，兩旁有數十棵世紀前種下的楓樹，罕有地保留下來，為逐漸窒息的人類提供一絲透氣的機會。

夕陽西下，秋風輕拂，橙紅枝葉隨風搖曳飄散，為大地添衣；偶爾瞥見有蝴蝶無憂無慮雙雙飛舞，松鼠忙於收集過冬的糧食，白鴿受制於饑嘴而盲目追隨穀子落地聲；販賣煨蕃薯與糖炒栗子的小攤檔到處可見，狗和主人興致勃勃地玩拋拾球的遊戲，緩步跑的人向著遙遠的目標前進，父親愉悅地帶著小女兒坐在藤製「私家座」遊單車河，情侶踏過厚厚的落葉留下甜蜜的足跡，一切都顯得美好平和而寧靜。

路邊有個不甚起眼的小攤子。

攤子的主人是個穿著黑斗篷的老婆婆，坐在一張由黑蝙蝠花紋編織成的氈子上；氈子上堆放著一瓶瓶如拇指大小的玻璃瓶，瓶子裏都盛滿了一種近似薰衣草色的液體。

那絢爛奪目的紫藍色，閃亮小巧精緻的玻璃瓶，吸引途人的目光，卻沒人上前光顧。

一個正沿斜坡上山的女孩同樣被吸引了，卻緩緩走過去，只因她看見小攤子的招牌寫著五個字：愛情魔法藥。

老婆婆給女孩一瓶魔法藥，說喝下去便可找到

真愛。

女孩被深深吸引：真有那麼神奇的藥？她不由自主掏錢買了一瓶。

※ ※ ※

女孩燒水泡即食麵作晚餐。

就在今天，他說：「分手吧。」

一團團蒸氣冒起，她卻像沒有看見。

她打開櫃門拿出一罐卡露思頂級三文魚罐頭貓糧，心不在焉地握著罐頭刀；果不其然，呀地一聲，鋒利的刀鋒劃破脆弱的指腹，源源不絕的鮮血從細小的裂縫溢出。她沒有止血的意識，就像她聽見他投擲那核彈似的話下來時一樣，眼睜睜目睹他拖著另一隻柔荑逃離，而她卻站在原地任由核彈在眼前盛開。肌膚被割開的剎那並沒有知覺，往往要在十數秒後，當神經聯絡到大腦後，才嘗到疼痛的滋味。

女孩想著想著，身軀不受控地顫抖，胸口起伏，臉頰緊繃，鼻尖發麻；洗滌槽的血和淚水混和，像一朵朵小紅花開放。

「吃吧。」好不容易弄好了晚餐，她把左手的一份放到地上給貓咪，右手的一份則自己捧著，有一口沒一口的往嘴裏送。

「喵。」貓咪飛奔到姍姍來遲的食物前，張口便吃。

放任傷口不理會，也會自己慢慢凝固；女孩檢視傷口，朦朦朧朧中，手心的傷口癒合又裂開，形成一條又一條細紋。待調整好焦點後，才發覺最上的一條細紋原來是由一圈又一圈鎖鏈形狀的紋構成；數一數，共有十三圈。

如果每一圈代表一段感情，那麼我——女孩的臉色一沈。

「喵喵——」貓咪好像有點不滿意主人為牠準備的食物。

「幹嗎？是你最喜歡吃的卡露思頂級三文魚嘛——」她沒多理會牠，把手中一匙食物吃掉。

「咦，味道怪怪的……哎呀，我真糊塗——」

「喵！」貓咪尖叫，彷彿說：嗚，完了，我美味的三文魚啊！

隱藏在玻璃瓶後的雙眸，凝視著玻璃瓶身不同切割面所折射出來斑斕的光彩，一環環光環環繞著，像油漬上泛著的光澤，詭詭異異的；那神秘豔麗的紫藍色，那微妙的吸引力，彷彿對人下咒：喝吧——喝了就找到最適合妳的那杯茶了。

她心底何嘗不知這種東西根本不值得相信，但心無寄託；這種感覺有如不諳游泳的人跌入大海中，就算找著一根水草也會緊緊抓住求生一樣。對著愛情如此虛無縹緲沒蹤沒影的事物，如果有方法可以了解它、掌控它，追求所謂的安全感，對任何人而言無疑都具有極大吸引力；至於曾經在愛情路上受挫折的人就更加不言而喻了，現在女孩的腦海中只有三個字：喝，不喝。

一個自己說：「喝吧——喝下去，就不必再在茫茫人海中兜兜轉轉尋尋覓覓曖曖昧昧猜猜忌忌患得患失。」

另一個自己卻牢記老婆婆的一句話：「每次只可以喝一小口，喝得太多——會死！」

喝吧——喝下去，就那麼一小口，試試又何妨？

※ ※ ※

兩個自己激戰三百回合後，始終沒有分出勝負，雙方爭持不下，女孩決定問別人的意見。

她問貓咪：「我該喝嗎？」

貓咪答：「喵。」

「祝我幸運。」她深呼吸，打開瓶蓋，用手指頭沾了一點藥水，放到舌尖舔了舔。

嗯，甜甜的，像混合了藍莓和薰衣草的味道——

然後她緩緩喝下一小口，躺到床上，雙手合緊，擊掌三下，閤上眼瞼，唸唸有詞：「可卡拉嘛里嘛里嗚，可卡拉嘛里嘛里嗚！我要找到Mr. Right。」

視網膜上最後的影像是一顆由西向東劃過夜空，拖著長尾巴的星，一閃即逝。

等等，流星耶——

女孩急著趕在它消失前許願，但是魔法藥的效力已發揮作用，未許願，她已然墮入夢鄉，在夢中揭曉她的命運。

現在是零晨一時零二分，效力維持六小時。

貓咪玻璃似的眼珠兒隨著流星的方向，由左溜向右，直到它隱沒在天際某處。

忽然另一顆流星飛閃而過，牠伸手一抓，居然抓著了！牠立刻把它藏起來，藏到牠那毛茸茸的腹下。牠的腹下別有洞天，是一個用螢火蟲製造的星空。

如果可以選擇，你會做不起眼但長存的恆星還是光芒萬丈卻瞬逝的流星？

你想做螢火蟲嗎？

曙光乍現，螢火蟲漸漸黯然失色，生命將到盡頭。

貓咪對小玩伴失去了興趣，乾脆釋放牠們。牠站起來，伸展四肢，抖抖動壓了一整晚的毛，舔爪子，洗個臉；梳洗完畢，牠像個名媛淑女穿著高跟鞋般小心翼翼地跨過主人工作桌上的白水晶簇，再來一個小跳，躍過一個塔羅牌陣，然後像個老學究般優雅地瀏覽書櫃的書目，不過這書櫃的書目恐怕會令老學究大跌眼鏡，因為架上放著的都是：《水晶開運大全》、《星座血型配對全攻略》、《教您一百種靈驗占卜方法》、《掌相面相面面觀》、《您

的最愛——心理測驗》、《夢的啟示》等一類的書。牠像佐堅娜一樣輕輕躍上窗台，欣賞滿天朝霞；風穿過鐵片擊撞瓷風鈴，瓷風鈴下掛了個據聞可以捕捉夢魘的 dream catcher，讓人編織美夢。

※ ※ ※

清早七時零二分，魔力消失。
蝴蝶醒來，拍動著動人的翅膀，伸個懶腰。
貓咪心急地問：「喵—喵—」
女孩搖搖頭說：「找不到。不過我居然見到文！他的個子原來並不高，老說同樣的笑話來逗我，真想不通那時候為甚麼會喜歡上他……」

每天，貓咪看著主人重複「出門七件事」，而今天當然也不例外：
第一，梳洗(梳頭時算著掉了幾根頭髮，雙數代表有橫財運，單數則反之)。
「……九、十、十一！嗚，真倒楣。」女孩皺眉頭說。
第二，吃早餐——特濃 cappuccino 一杯(看杯底殘餘粉末形狀測愛情運)。
女孩嘆息：「螺旋形，代表愛情前路茫茫、不明朗。」
第三，以塔羅牌占卜未來數天運程。
「過去是正位的『隱士』，現況是逆位的『命運之輪』，未來是——」女孩沒有說下去，好像對占卜結果有點疑惑。
第四，翻看星座運程書(查看當日幸運顏色以選擇衣著顏色)。
「棕色和白色——嗯。」她打開衣櫥，左挑右選，花了十多分鐘才挑了件淺棕色外套套裝。
第五，選擇相搭配的水晶和首飾以改善運程，抵擋霉運。
她喃喃自語，挑選擱在白晶簇上的水晶鍊：「欠財運，綠幽靈；驅邪，黑曜石；平衡情緒，橄欖石、瑪瑙——」
第六，替桌上的一盆四葉草澆水並誠心許願。

第七，出門口前，與貓咪談話(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今天會找到我的白馬王子嗎？」女孩問。
「喵。」
「不會嗎？」她顯得有點失望。
「喵。」
「我走了。」

許多人都說現代都市人的適應能力很高，沒甚麼事情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步伐；發生了再大的事，到早上也會爬起來，穿著整齊，面不改容地上班，好像沒事兒發生過一樣。
女孩也是現代都市人的一份子，所以今早她也像一隻花蝴蝶般上班去。
可是，有誰不知，在美輪美奐的外表下，包裹著的是一顆傷痕累累的心？
在內心深處，誰沒有難言之隱？只是沒人願意說破，大家都不自覺想保留一點點——空間。
細看之下，你會察覺女孩用了遮瑕膏掩飾浮腫的雙眼，用胭脂塗抹蒼白的臉頰，用口紅遮蓋乾裂的嘴唇，用定型噴霧整理蓬鬆的髮絲，才得以「面不改容地上班」。

※ ※ ※

如此般，第二天三天四天五天的晚上，女孩都喝了魔法藥，舒舒服服地睡一覺，夢到第二任三任四任前任的男友。
她發現他們與她竟是如此合不來；每天醒來，她都覺得領悟良多，釋懷不少。
夢愈來愈甜，女孩不自覺地愈喝愈多，但是始終還沒遇見那個他。
直到第六天晚上，女孩忐忑不安問：「我該喝嗎？」
貓咪答：「喵。」
女孩說：「祝我幸運。」然後昂首喝下剩餘的藥，大大的一口。
現在是黃昏七時廿七分。

貓咪待在旁守護沈睡了的主人，樣子一臉正經，讓人猜不透牠的小腦袋裏究竟在想甚麼。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面對著眼前主人預先細心地為牠準備的罐頭貓糧，貓咪的碧眼發亮，似乎再也抵擋不住誘惑，填飽肚子為首要任務：火雞肉拼三文魚、法式吞拿魚、煙肉配雞肝、江戶牛肉、鮮肉拼盤，我來也！

牠一邊吃，一邊把玩著那個空的魔法藥玻璃瓶；那空瓶子現在看來只是個普通的瓶子，不見得有甚麼法力。一小時接一小時偷偷溜走了。牠再有靈性，也不過是隻貓咪，吃撐了便睡，睡醒了便玩，玩完了便餓，餓壞了便又吃。若沒有吃的，牠就會不高興，不耐煩；而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了，堆積如山的罐頭貓糧已經全數歸於糞土。「喵—喵—喵—」牠嘗試喚醒主人，抓的、舔的、跳的、尖叫的，甚麼方法都試過；牠使出渾身解數，但是主人卻連一點反應也沒有。貓咪唯有舔舔空罐頭，洗洗爪子，挨著空肚子等待主人醒過來。

黃昏七時二十八分。在整整兩個晝夜後，女孩終於甦醒。「喵—喵—」女孩說：「我找到了！」「喵—喵—」「可是，我看不清他的臉，不知道他到底是誰……」她一臉懊惱。「喵—喵—」她搖頭，「霧很大，我怎麼也看不到。」「喵—喵—」貓咪顯得有點焦急起來。「別再問！說了好幾遍了！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嘛，我也不想的。」女孩眼泛淚光。「喵—喵—」牠知道主人不明白牠的意思，索性以實際行動表示，推來食物盆。「哦，原來你餓了嗎？我也餓了……」

滿足了飢腸轆轆的肚皮後，女孩與貓咪神情嚴肅地坐在圓形的飯桌前。飯桌的中央放了一個小玻璃瓶。一貓一人呆坐在那裏看著玻璃瓶，你眼望我眼，少說也有大半個小時了。

怎麼辦？看著空空如也的玻璃瓶，女孩決定去找老婆婆。

※ ※ ※

翌日早上，貓咪偕同女孩在長斜坡石板地上遊逛。說是「遊逛」一點也沒錯；長斜坡上，每天清早五時至九時都會有一個臨時市集；稱之為「臨時」，是因為這市集過了「營業時間」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宛如海市蜃樓，卻又真實存在。這裏除了做晨運的公公婆婆外，還有稍具「規模」的太極劍班，時而舞劍，時而舞扇；少不得有流動小販販賣小食及廉價低檔的日常用品、衣物等；有些則專挑公公婆婆下手，售賣靈丹藥酒，聲稱能治百病，風濕骨痛；更有文人雅士即席揮毫，題詩作畫，把多年累積搜集得來的佳品滿掛樹上。

「為甚麼我混身酸痛，好像被人狠狠打了一頓般——看，這裏還多了十多條抓痕！！」女孩盯著作賊心虛的貓咪故意問道。這時候嘛，牠當然醒目地裝作聽不懂，「喵？」「死丫頭，別跟我裝傻！」女孩作勢要打。「喵——」貓咪尖叫，一溜煙走掉。

女孩找到披黑斗篷的老婆婆，攤子現在售賣一種橙黃色的魔法石，據說有治癒心病的奇效。貓咪佯裝漫不經心地繞圈子，其實雙耳已經機靈地豎起來傾聽。老婆婆說：「那種魔法藥已經賣精光，妳去找找這個巫婆吧！那魔法藥是她調製的，不過她幫不幫妳，就要看緣了。」

※ ※ ※

女孩依照老婆婆給她的手繪地圖，走出人流旺盛的長斜坡，轉入一條人漸稀疏的小路，穿過渺無人煙的小巷，再踏上一條樹影婆娑的大直路。她走著走著，才發覺自己原來進入了森林。直路上，靜悄悄的，靜得連腳步聲也是噪音，每踏一步，聲音就在森林裏迴盪不已，女孩刻意放輕腳步。好不容易膽戰心驚地走到直路的盡頭，女孩終於找到那間刻有蝙蝠圖騰的香薰店，就和玻璃瓶上的圖騰一樣。

她在店外徘徊，躊躇不定，老婆婆說香薰店是用來掩飾的。
「鈴—鈴—鈴—」一陣芬芳香味撲鼻而來。她看到店主人穿著一身香奈兒套裝，秀麗可人，那有半點巫婆的氣息？

店主人笑容可掬地問：「我幫得上忙嗎？」
女孩說：「如果有魔法藥喝下去便可找到真愛，但喝多了——會死，妳喝不喝？」
這是暗號。
怎料店主人一聽就懂，嫵媚一笑，美得令人眩暈，「原來是妳！等候妳多時了。」
『原來是妳？』她知道我會來這兒？女孩感到很疑惑。

「對呀！是水晶球告訴我的。」
女孩目瞪口呆，大吃一驚：她怎麼知道我在想甚麼？

她對女孩眯眯眼：「因為我自幼就擁有透視人心的特殊能力。」

店主人領著女孩走進一個隱藏在一塊橢圓形落地鏡子後的密室。

密室內的佈置和女孩想像中的有別，她以為會見到一排排櫃子放滿一瓶瓶各式各樣的藥水以及千奇百怪的材料，中央有一個大鐵鍋盛滿水用熊熊大火煮沸——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個巨型冰箱，門上有個像夾萬般嚴密的鎖。

女孩覺得耳朵裏嗡嗡作響，未能完全接受自己的所見所聞。

艷麗的女店主人果然是巫婆。

她給女孩一瓶新研製的魔法藥，說：「喝下這藥就能找到 Mr. Right。當 Mr. Right 出現時，妳會在他的眼瞳裏看到自己，效力維持九百九十九天，妳喝不喝？」

女孩深信不疑，不惜花掉畢生積蓄，買了一小瓶珍珠白色的魔法藥。

※ ※ ※

記得巫婆說過：「一生只可喝一次。」

女孩扭開魔法藥的瓶蓋，說：「祝我幸運。」
然後骨碌骨碌喝下，乾淨俐落，一滴不留。
貓咪問：「喵？」

女孩說：「就像混合了薄荷與蜂蜜的味道。」
現在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傍晚五時十四分。

晚上有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

出門時，她問貓咪：「今天晚上我會找到幸福嗎？」
「喵。」

她嫣然一笑，「祝我找到幸福。」

回來時，貓咪問：「喵—喵—」
女孩只是失意搖頭。

※ ※ ※

日子一天天過去，女孩每次懷著希望出門，每次總是帶著失望而回。

連貓咪也開始擔心，覺得主人有點不對勁；好幾次有人打電話來，牠聽到主人說：「我和你之間沒可能，你不是我的 Mr. Right。」

又一次，女孩掛線時，貓咪問：「喵—喵—」
女孩說：「我在他們的眼瞳裏看不見自己……」

貓咪偷偷收藏起那兩個玻璃瓶。

※ ※ ※

魔法藥效力倒數第六百二十六天的傍晚，女孩心血來潮想去看看披黑斗篷的老婆婆的小攤子。打從那次之後，她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到那條長斜坡去遊逛了；不知是工作太忙，還是不想看到到處一對對情侶。

女孩在長斜坡石板地上漫步。

長斜坡還是老樣子，還是情侶的約會佳點，可惜找不到那老婆婆的小攤子。

她踢起滿地橙橙紅紅的楓葉，沙沙作響。

抬頭一看，楓葉全都落下了，只餘下光禿禿的樹枝，顯得冰冷而孤單，就像她現在的心情一樣。

「你也很寂寞是吧？朋友們都丟下來了，候鳥也拋棄你南下過冬去了。」女孩蹲下來拾起一片楓葉。

突然一陣強風捲起地上的落葉，一直飛到高空遠去。

「嗚，很冷啊！難得人家有閒情逸緻欣賞風景，天氣卻冷得要命……」女孩一邊抱怨，一邊從落葉堆站起來，準備離去。

「哎呀！你怎麼不帶眼走路——噢，對不起！」

「沒關係。」

「你的狗帶。」

「謝謝妳。」

「不用客氣。」

牽著狗的人，沿著石板地，一步一步緩緩走下坡。女孩口裏冒著氣，揉搓著冰冷的手，往山上走。

※ ※ ※

轉瞬間，兩年光景過去了。女孩一直在尋找那個在他的眼瞳裏看見自己的人。貓咪伴隨著她，看著一段段感情從女孩的手指縫間流失。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女孩和貓咪單獨度過。

女孩問：「我的 Mr. Right 會否根本不存在

呢？」

貓咪答：「喵—喵—」

女郎問：「那麼為何我還沒找到他？」

貓咪答：「喵—」

「或許我當初就不應該相信魔法藥。」女孩苦笑，「這等滑稽可笑的事，也只有我這笨女孩才會相信吧。」

貓咪在旁看著女孩把一大堆星座書、掌相書、占卜書、水晶首飾、塔羅牌等，全部放進紙盒裏，待一箱箱整理好拿去非牟利福利機構義賣。

她漸漸淡忘魔法藥的事。

※ ※ ※

半年後，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女孩甜蜜蜜地回家。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她捧起貓咪在半空旋轉。

貓咪問：「喵—」

「一定是他！絕對錯不了！因為——」女孩如沐春風，「我在他的眼瞳裏看到自己。」

「喵！喵！喵！」貓咪為主人歡呼。

※ ※ ※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零晨零時•長斜坡•楓樹落葉堆中

在一片歡呼喧嘩、煙花發放聲中，男孩說：「我想和妳一起度過七十七個元旦。」

女孩說：「甚麼？太吵了，我聽不見——」他大聲叫喊。

女孩一震。

歡樂的淚水中，她仍然見到自己——在他眼瞳中。

回到家，女孩笑瞇瞇地宣佈：「我要結婚

了！」

貓咪顯得頗為興奮，「喵！喵！」

女孩合不攏嘴，甜絲絲地說：「原來那瓶魔法藥真的有效——」

聽到這裏，貓咪不作聲，只是用牠那雙深邃，彷彿通曉人意的碧綠色大眼睛盯著她，然後逕自跑掉。

※ ※ ※

過了一會兒，貓咪回來了，口中叼著一個月曆。

牠說：「喵！喵！」

女孩拿起一看，當中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的一格給精心裝飾起來，十分奪目，寫著：

5:14p.m. 魔法藥到期

女孩抿嘴微笑，說：「這個嘛，我是記得的。」

貓咪說：「喵！喵！」然後走開了。

女孩跟著牠，牠在一個破舊的紙皮箱旁停下。

「喵。」

女孩揭開蓋，發現裏面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個玻璃瓶；有的是空的，有的還有大半，有的餘下少許；有亮藻綠色的、蛋白黃色的、深海藍色的、蜜橘紅色的、葡萄紫色的、香檳橙色的……每瓶都散發獨特氣味，瓶身都有一個蝙蝠圖騰。

「喵—喵—」

女孩恍然大悟，顛簸倒地。

良久。

「喵。」

女孩搖頭說：「反正我已找到幸福，管她騙了我又如何？」

翻過瓶子，瓶底刻著一行小字：魔法牌香薰安眠藥

※ ※ ※

某年某月某日，一對夫婦經過路邊一個小攤子。

攤子的主人是個穿著黑斗篷的老婆婆，以塔羅牌替人占卜愛情。

妻子腳步稍緩，丈夫察覺到，便體貼地問：

「怎麼，對甚麼玩意兒感興趣？」

妻子抿嘴笑了笑，「嘻，沒甚麼。」

「那我們去海邊聽海浪聲吧。」

「嗯。」

他們牽著狗緩緩離開。

「老公，你相信塔羅牌占卜嗎？」

「不信。妳呢？」

「我——也不信。」

夫婦二人走過後，一個身穿校服的少女，面容卻憔悴灰白得像個寡婦，慢慢走近小攤子。來吧！在愛情上失意的少女。我是明燈，會指點你一條明路……

